

四庫全書

集部

欽定四庫全書

集玉山房稿卷四

明 葛昕 撰

序

贈中丞冲翁顧老公祖開府遼陽序

代作

今歲遼東撫臣缺上念東北重鎮屢有邊警詔簡賢能  
暢邊務者屬其任於是九列雲集僉推兵憲顧公時公  
正受命督西北水田駐薊州因即具疏辭免若曰疆理

苟成龍鱗刻鏤庶幾比湯池天塹為國家永賴微臣方  
汲汲荷畚鍤終所事敢貪開府之榮以墮將成緒乃朝  
廷謂公才之亟於邊也竟勅以往命下之日遼左士庶  
歡動顏色某不佞喜遼之得公又喜公之得遼復喜朝  
廷得封疆之臣威名德望如公者有以壯長城而永屏  
翰也遼陽為神京左臂與敵比鄰其甲士材官僅僅八  
萬餘徃獨當一面之衝頗易為鎮自大寧徙而舊城廢  
敵之出入東西無常所此八萬者分而應之聚散不敵

也且敵之入也每團結千萬騎而攻一堡乃人各固其  
汛地不相援應衆寡不敵也所恃遼人習戰自為家計  
投石超距即農夫或自出以扞圍而懷鄉重徙之念足  
以作其志而為之豫而尤所幸者今元戎控馭有方籌  
策當紀律明止如山行如川賞罰以時有以固吾人而  
消敵愾故愚以為遼陽無必勝之勢而有可勝之民無  
必勝之民而有能勝之將是在督撫重臣銜命獎率之  
而已惟公往僉憲八閩則計處邵武之亂擒其首惡叅

議廣東則勤勦嶺東之寇墟其廬舍在滇南則定土司之難在兩浙則解饑卒之禁是必其胸中甲兵素富故能投之所向無不如意而聲施洋洋朝野間婦人走卒無不知之昔范希文節制西夏西賊相戒以勿犯而宋季金人之南下也望岳家軍旗幟輒引避莫之敢角蓋其威名夙震足以先聲奪之氣不戰而屈人之兵若此以公之赫赫聞望流宣窮漠其以致疆場寧謐知必不後於二公矣夫遼陽連年被兵赤白羽書沓至總今九

邊獨所稱盤錯處也茲以公徃夫非利器得試之秋乎  
愚故賀公之得遼駟馬輕車良父御之於熟路卒無車  
覆馬敗之患者詎其人之膽智哉亦習然也公茲之往  
出所服習諳練者以從事非常試比愚故賀遼之得公  
方今四夷賓貢九有安瀾獨以遼陽故歲勤宵旰公之  
威望如此其與地相得又如此古所稱善將將者非與  
以有能之將統有制之兵敵國有不聞風褫魄而輒亂  
旗靡者乎愚故賀朝廷得封疆之臣也雖然朝廷設封

疆之臣拊循贊理任鉅事兼用武特其一耳地方利病欲其巡察閭閻疾苦藉以撫字遼東僻在海隅雄關為限舟車之利往來鮮通坐而待哺者土之毛耳一遇荒歉人常相食而廣谷平陸戎馬縱橫百姓所為饕餮計者與敵共之夫亦防禦之策未盡而養生之道未弘乎夫人有害生者尤有養生者害生者去而養生者未得猶未善也以公之威稜立覩銷萌絕釁不去其害生者其將奚養竊聞遼陽沃野膏壤昔稱富厚何獨於今不

然即今西北水利初議紛紛公才一措手井井有成試  
出其萬一而布之遼俾三韓蓰莽之墟盡為阡陌畝澮  
則壤可以密民屯而防禦備農事可以藏武備而利遠  
賴外侮不至康乂益勤百年爭戰之場一旦化為含哺  
鼓腹之地尚亦有利哉惟公以營西北者營東北以安  
閩廣滇浙者鎮遼左舉此如彼底績自易愚將拭目觀  
厥成更為朝廷得鼎鼎之臣賀若公之勛庸日茂朱紱  
方來聲施函夏業永鼎鼎史策當信書於異日茲不敢



文也

贈懷堂張先生擢南戶曹郎序

代作

明興二百餘禩皇風沕穆黔黎皞皞彰彰具得人弘化  
之效肆皇上嗣大厯服勵精治理今年春特開明堂朝  
羣吏察賢不肖最著者明嚴彰灑其注意任人尤亟亟  
然士生斯時凡懷瑰抱竒幸際風雲者孰不爭相磨勵  
期自效明時無負德意哉余友懷堂張君以少同牧拜  
命留都主地曹政國家簡賢圖治至意暨君之幸獲自

效蓋豫然可交慶也懷堂君為三晉世家淵源德業無  
暇論惟君賦性凝重自束髮肆力文章敦行誼守朴茹  
素期無墮家聲在先大父襄敏公奉若世宗肅皇帝清  
風勁節柱石巖廊其碩望蓋昭揭旂常表式鄉閭為犖  
犖聞人已而君敬承象賢畧無赫赫貴介意既登仕籍  
約已奉公砥礪官常宛然襄敏公家法蓋自余入視罔  
篆與之朝夕觀其外若悃悃而中實井井有別逆觀其  
蘊藉知為大受器繼而余在南都每聞君賢聲輒為君

喜及再入司納言尤嘉其底績專曹使得躋膺仕以竟  
其施將無忝毛仲萬歲之雲鞵錦合匹直一縑罔政庶  
其有賴哉無何有此命夫恒情重內輕外孰不以君之  
賢宜膺親內任顧膺留都命哉然國家之神氣繫戎馬  
而元氣尤繫財賦君在罔署操塞淵之思攻駒數馬策  
較在驪黃外以是致牧圉蕃庶政績卓然而格大通  
方之材正當厯試之重且要者以適觀厥成也矧留都  
重地為東南財賦會國家根本實係於斯非君其孰宜

往然則朝廷之特茲攸托不泥專任責成意豈其量移  
以勸無他倚毗抑亦處之散閒使之寡自效哉嗚呼君  
今膺是任且歉然惟恐不勝而余私計其在問之賢舉  
而措之裕如者當今官人惟其賢不問其方蓋未有功  
而不錄以君紆才雅望精敏會計使輸將仰給咸有攸  
賴大司農上其績聖天子可之召勞大庭若春王正月  
面旌諸卓異故事即不次撫藉其不光輝先哲以躬逢  
其盛哉余於君有舊寅誼且夙侍襄敏公之門墻而得

君之深故於葛君之請華其行也不邑邑於別而喜致  
之頌與規若乃締念留京重地厥寄在安擾邦國惠養  
元元辨五地之物生十二土之名物以土均之法齊賦  
歛佐大司徒以保息養萬民不徒明允出納充實天府  
為功以實體主上精明敦大之意則君自有孰籌奚俟  
余言

贈淵泉何老父母赴名序

淵泉何公宰邑甫三稔政成化洽兩臺交薦於朝既賜

璽書褒美寵念且逮其尊人已越明年天子開明堂朝  
諸侯精覈吏治主爵大夫復廉其聲華勞勩署上考未  
幾以風憲員缺疏名高等請上召用報曰可於是檄下  
郡邑君侯諷曰戒行李邑老稚均攀轅之思諸大夫士  
尤悒悒不忍別葛子尤感重焉載申於有衆曰若知朝  
廷用人與大丈夫之用世乎夫循良自重於漢代因之  
歷歷可數然官成名著即荷車服弓旌不次寵異甚至  
爵關內侯晉陟密近託之耳目心膂之寄豈故偏重內

曹愬然於所部州里乎哉亦豈但藉此鼓舞一世使百  
執事知所淬礪哉誠以朝堂京國政事自出徵君賢矣  
不有重任以大其設施將無以深究膏澤於天下也君  
侯崧嶽鍾英登甲戌進士來治吾邑未期年賢名赫赫  
擬有華亭理繁之席幸卒不果邑人士於是得藉此覆  
庇而君侯亦因之終三年淹此奚啻遂而借冠之願也  
乃君侯竟不以邑褊小不足治而既竭心思聿成化理  
揆之昔人之喻誠棲鸞鳳於枳棘托蛟龍於池沼試解

雞以牛刀也竟何以大其設施厚自表見哉蓋今之吏  
治稱最上者敬事勤民有猷有為有守而君侯自下車  
即按令甲明政刑裁冗費均徭役煦煦時民之寒燠而  
休養之賦完訟減民不驚肆頃奉大司農申積穀之令  
頓使倉庾充盈陳陳相因聞撫憲者虞城隍不治輒窺  
農隙浚池崇堞百雉歸然改度是尤大有造於吾邑者  
也乃其自奉儉嗇無異寒素兩入覲中朝垂橐而行無  
所饋遺令戒行矣吏括其前後獎予金無慮百數退讓



殆不欲受飄飄然琴鶴自隨風味此何愧古循良得擴而大之於據要躋崇之日其惠綏元元砥柱靡靡烏可以涯涘測哉然此猶逆其將來也今當宁以茂異招延非欲其翊贊鴻謨黻黼大業寄之以耳目心膺之任耶君今行矣不為柱史必為諫議大夫古稱有言責者鄭重至與宰相埒固以居殿陛爭可否庶職所不能自行者悉得言而見諸事格心補闕至封駁內降上達民隱俾薄海內外德澤周洽皆其職其事也顧豈易易乎哉

言有得失利害隨之人有邪正扶翼驅逐異之要非不  
激不隨忘物忘我明習典故持厚無華焉已也昔范文  
正臺諫稱良矣歐陽君猶作書規之希文欣然覽竟卒  
為一代偉人聲施後世君侯持正博學固尚友古人不  
多遜讓者也由是為良諫議良碩輔遡其所自曰自德  
平循良始吾邑不與有榮施哉別駕王君鄉進士郭君  
率諸祖道曰吾君侯雅度純懿中朗而外直行峻而氣  
和渾涵冲挹人不得而澄撓之知異日必不得而怵惕

而歆動之饒為良諫議良碩輔無疑其於吾師端肅公  
選侯藉治吾縣之意有光矣哉子大夫言不佞也請遂  
次之以為贈

賀憑溪郭世兄鄉薦序

葛子讀易鬲津之陽客有造而敦之曰子大夫久不居  
鄉其悉吾金蘭會之盛乎吾邑丁嘉隆際士懷竒瑰鮮  
能自售逮先達太保公開塾作士至捐廳事書院貲徹  
學宮而更新之廣其制自庚午歲即有郭氏叔姪拔會

中同舉於鄉今憑溪郭伯子又歌鹿鳴而來矣諸友咸願得一言以賀也余素以不文辭而客固請余謝曰會斯舉賀其將欲頌其英年騰踏為金蘭光乎抑將嘉其能亢厥宗為門第榮乎客唯唯否否余謂郡邑有氣運必休禎靈淑之氣隆洽發鬯而後篤生哲人為國之楨士自有家運須世德作求培植積累奕葉無已斯有后昆克昌克熾者出建掀揭事業於宇內吾邑自飭庠廟文運聿通葆光翕秀於今蓋廿餘年况今復闢門濬池

初坊導河清淑之氣不可謂不隆洽發也此固當有名  
彥應時而起者若伯子先世隱德姑無論即自其大父  
松江公父山陽君居鄉醇厚且咸有惠澤於民生吾少  
友山陽尤知其克滋樹未艾德則其有憑溪振家聲殆  
未可與白屋驟起者同語也然則今日詎足為侈賀乎  
蓋聞周禮鄉大夫以三物教萬民而賓興之天王拜受  
賢書登之天府誠重其德非第以藝也其在王制鄉論  
秀士升之司徒曰選士司徒論選士之秀升之國學董

之樂正曰造士又論其秀告於王升諸司馬曰進士聽  
其辨論官材而爵祿之其遴之詎不嚴望之詎不重哉  
我朝稽古定制事本成周馮溪君今日固選士發軔始  
也跡其穎敏博雅負卓犖不羈之才制行磊磊落落不  
拘迫尺獲而腹笥百家舍英咀華至發為文豪宕邁爽  
輒鄭重於當路行將必大魁天下為世膺藉使重念聖  
天子額俊實興至意孳孳身心道德景行周孔伊傅則  
其乘邑運振家聲致身榮顯必有大樹立於朝廷直躋

公輔其為吾會光不亦重可賀乎抑伯子素嫻於文早  
蜚英騰茂今而弱冠登第固自視歇然矻矻問學不倦  
意謁春明筮仕將為文學臣乎蘇文忠規友少年膺薦  
力勸其養充取約厚積薄發流既溢而命持滿無讓古  
之所以大過乎人者蓋根深末茂膏沃光華理有固然  
而韓昌黎衆稱其文起八代之衰乃其文不在應制詩  
賦而在排佛一表退鱷一約亦惟是以道德發經濟之  
文也嗚呼文不根極理要有闕政體當世用即非無稽

弗詢抑何以稱華國而蔚然名世哉伯子豪傑士必能  
辨諸此矣他日獨對後芻狗所錄獻文僅為經生語而  
大抒經世匡時謀謨筆補造化業埒鼎彝言代天工事  
紀旂常燦然收一代文名俾中外翕傳吾會有此人文  
耀世其於科名高第孰多可嘉孰重乎客曰士而獲售  
登庸分也世俗故極闡羨豔諛之失為佞子言深而質  
該而典望郭伯子厚矣聞日且戒行會友誼有忠告請  
遂書之供張之祖道之次



賀桂亭周先生歲薦序

歲在癸卯邑茂才周君桂亭受貢薦其會友鄭振陽偕  
蘭王劉趙諸生造予廬徵言以賀予再以久疎筆硯辭  
不獲則漫應之曰自古掄才官人之典莫備於成周今  
觀王制命鄉論秀士升之司徒曰選士司徒論選士升  
之國學曰俊士蓋本虞庭之教胄子敦其九德成事而  
中取日宣三德日嚴祇敬六德辨官材而庸之殆不專  
以嫻於文詞也至漢世稱得人之盛實亦以孝弟力田

文學方正殊科並辟我朝稽古取士特重太學初惟以  
人材歲貢羅天下士臚列六堂積分課優遞登之率性  
脩道者即授臺省郎署而重用之如吾邑董公儀張公  
暹萬公永年不其人哉嗣而三途並用鳳翔虎變孰不  
策名實建勳績巍然名世又何能以軒輊之俗日澆漓  
人情雖右科名而左貢薦然而歲舉通經邃養之士多  
爭相砥礪於明時即近而世廟中葉北山董公由六合  
令而憲臬大省煥然金紫立征倭功今上初年安肅令

孫公舉循良而著名烏臺皆吾鄉人也朝廷何嘗薄貢  
薦哉竊謂科第亦聊以一日之長幸而遇識之者耳且  
或春入庠而秋登第何易易也若貢薦自選弟子員稱  
附而增而廩經幾風霜甚至白首窮經纔一應聘通仕  
路惡可妄自菲薄蘇氏洵曰天之所以與我豈偶然哉  
天固與之我自置之自卑以求售其言自小以求行其  
道其名曰棄天曰褻天不棄不褻而人不我用則其責  
不在我夫士亦第自求濯磨樹立耳資格何足以限之

吾觀周君才德兼具蓋厚養有志士幼而蜚聲藝苑顧  
屢躓場屋淹留庠序今以掄才稱俊而獻之天子政選  
士發軔始行將效用國家日矣嘗怪士之恒居非不達  
自期待慎厥身修及涉世途名利紛擾於前榮辱怵黯  
於內率變塞改節荏苒而染指轉圜若炙轂而乃咎人  
之不我重此安所稱國士不其負顓俊賓興至意哉周  
君孝友天性藹然家庭人無間言而其接人制行謙退  
溫雅至忠人之託赴人之急未易詳舉昔陳司訓公不

祿旅邸以隻身周旋其事必誠必信任怨任勞不遑寧處至有謗之而不恤卒俟其孤至盡哀以付此何讓孔門子貢儔哉不以死生易交情余於今庶幾見之矣他日登籍有官守資其事父急師者以事君寧肯初終二念利害異心險夷歧守哉是必將修之家者獻之明廷卓然為一代良吏名人無忝前誥其為吾邑光不尤可賀耶夫學邯鄲者失故步以心原不純移於流俗耳易曰素履往無咎孟子曰尚志周君勉哉倘以閱世多而

飭躬久不以予言為迂而弁髦之則予今日為矢於周君勉應諸君命異日或亦足以藉信矣

賀封太淑人王母壽九袞序

代作

萬曆壬辰新城王少司徒見峰母太夫人壽躋大耄德平尚寶龍池葛君馳介語余曰王太夫人今壽九十高矣四月十日實為初度之辰願得太史筆藉手以賀不佞與見峰翁夙同朝蓋席聞母夫人治家內外雍肅其飭躬專氣致柔願貞葆素更兼見峰翁鼎食色養是宜

享戩穀而登上壽也夫洪範叙福先壽而必繼之以康寧攸好德蓋非滋德無以獲康寧無以臻胡考猗歟王母人謂以踰耆之年神旺氣固迓福殊未有艾是蓋以夙佐贈公盡忠於國而躬撫後葉至於二三世之賢故心多快愉而壽也不佞載考其里史傳誦母德所為聚順養舅姑一切蘋藻紡績應酌筦鑰之勞略不以煩娣姒及臧獲上食奉衣時休燠而調涼暄皆豐潔當親意旨至於自奉則躬浣衣適糲食室無重棹器無彤髹倦

倦馬丸熊畫荻督子若孫俾接踵制科里選今或躋公  
卿大臣或布列藩臬憲臺郡守或試南宮應里舉紳芴  
滿床錦衣競爽而母固歆然安之無少矜詡乃今春秋  
高矣猶樹德不倦諄諄訓子姓無苛害人性好施與日  
食貧人一升每冬必煮粥以飯不能舉火者鄉閭賴全  
活甚衆此其攸好德為何如則其耳目聰明步持強駛  
駐顏鬪髮台背息齒是必踰期頤而上以紀數筭者矣  
昔漢桓少君佐鮑司隸開家貴晉上公其流澤之長後



三世舉致身榮顯求其故第以早甘勤儉若躬輓鹿車  
提甕行汲亦所不辭今司徒兄弟儉德永圖勲烈爵位  
固不啻太尉昱等以既食母之報而司徒子若姪師師  
濟濟咸為國宣力攄猷祿位駸駸日起不知鮑桓後有  
如此一時之盛否竊謂王氏殆過倍之袞袞公侯異時  
尤不可限量已夫能作福於人必將集福於躬以母之  
孝慈若此無論見峰翁行應簡召霖雨海內蒼赤所徼  
福無已而諸藉在藩臬監司郡守者皆心母之心流澤

斯民及於諸英鵲起賓用見峰翁既歲當此日承顏庭  
闡大致燕喜栢峰昆弟暨霽宇諸君各遥祝官舍遠致  
拳曲甘旨聚獻乎南北杖履駢供於中外和氣盎然克  
物闕闕太夫人第名之而喜曰此子某某孝此孫某某  
慈欣然各加一七箸庶幾增益一神爽何異奉滄海為  
上尊羅泰岱為嘉豆而世稱瓊漿玉液天孫雲錦又何  
足多然則母之壽殆一紀一籌貯添海屋而箕寧有紀  
極乎客聞之曰蟠桃之說迂而不經青鸞之降遠而未

情今惟遯母天倫人事以祝壽筭曾不出夫戶庭是可書  
次以為母長生久視之明徵

壽王宜人八袞序

隆慶辛未繼齋王子督輸瀛海九月四日為母宜人設  
帨之辰惟時宜人壽登八袞矣神完氣足悅愉且康諸  
卿大夫馳使以賀有徵言於余者余曰若知壽之有道  
乎夫上古氣化淳穆人生其時眉壽無有害遐哉不可  
尚已越若抱朴守約葆光頤和亦獲長生久視之效是

壽者天其所以壽者人也傳稱有德者必得其壽而洪  
範則以壽統諸福繼之曰攸好德是栽培之理申錫之  
義然爾絜宜人降衷悃厚肅慎閑家婦道母儀嗣徽詩  
傳以是先君子厯宦有聲多所默贊天子嘉其相助特  
錫童服而繼齋君繼之自登顯科躋膺仕罔不矢心王  
室兢業官常是皆母德之遺也易謂視履考祥其旋元  
吉象曰元吉在上大有慶也矧不於其身必於其後且  
更可繹平格之旨與抑繼齋君之事其母也承顏視曉

饒稱志養至出內範慈惠以莅衆使民蓋深得錫類之  
義而母宜人翟冠繡服日並抑畏勤約篤厚終不變塞  
又間出清慎之遺風以勵翼其子焉是即其慈孝之相  
成天固將默鑒厥衷以篤隲祐詩曰既多受祉黃髮兒  
齒又曰保佑命之自天申之不其然哉或曰繼齋君今  
之聞吏也菲泊安其躬膏澤究於民粵在民曹及茲督  
課悉有以培國計而厚民生是亦足以壽其親也已於  
戲宜人雅自脩厥德以永天年而繼齋君又為聚百順

貽以康寧歲時為壽坐宜人於華屋曾不自知其難老  
而馳榮也然則繼齋不日寄專省秉國鈞莫仁壽於率  
土更藉以益悅其親君之令聞令望永無斁而天之申  
重宜人之壽亦將綿秩於無窮矣乎不佞誼忝葭莩竊  
喜宜人之壽之有成也為之辭曰金風正兮辰良寶婺  
燦兮光芒錦衣絢兮斑裳願介祉兮萱堂樽開瀛海兮稱  
觴景轉桑榆兮春陽更孫子兮洋洋伊今始兮祜方將  
多歷年所兮終允臧

贈高士孔劍峯祈真有應叙

夫神亦難言乎哉記者謂夫子不語神然繫易稱陰陽  
不測刪詩表其格思不可度思他日極贊其德之盛又  
曰聖人以神道設教而天下服曷嘗不語蓋未易為凡  
民道耳余少失怙恃茫茫莫留遺容每於學士大夫家  
談及寫生事未嘗不顙泚而心愧之壯入仕途叨有焚  
黃勅誥尤不勝風木之戚逮守尚書郎兩召善繪真者  
盡括其家藏傳神帖採所貌五官有類吾親者命湊而

成一像展轉數月弗能肖也時蓋以為抱終天之慕莫  
可如何矣萬曆乙未冬馮少宗伯琢菴公忽薦孔生劍  
峯來曰生慣寫真適王侍御明野過我曰劍峯在白下  
曾相晤蓋通神術知射覆能預代人為詩文異日隻字  
不舛其所謂真蓋請諸大仙追貌人先世亡形非比今  
之得丹青理者能貌生人爾也余竊意思慮未起鬼神  
莫知渠至能煩仙筆為遊神寫真乎抑幻也姑試射覆  
果桴鼓影響不爽時沍寒水冰不便為追真事約以春



和而去顧生一別遠踰期不至頃方遣使訪邀之青州  
俄晨門者曰徂冬孔先生至矣余訝其如意而來即諏  
日設壇先生齋沐發符牒越三日備諸色陳盃中并筆  
硯香花置壇高處中層端設椅座俟真降臨而身退居  
別宅持誦乃約余自致齋禱肅將絨押圖書尺素手張  
之壇上出則自壇以外各重門俱嚴扃鑰封識又越六  
日晚敦余更致祝於齋室期質明開壇密耳曰子大夫  
恣敬哉躬啓戶入焚香拜始可升壇締觀即寂未降筆

慎勿懈念益加精誠感格亟如前默禱仍緘鑰戶出翼  
辰必有所見也余既依肅禮壇下窺上原設椅座旁移  
動業驚異之登壇一視則兩筆各蘸色縱橫几案色盃  
或涸或更置而吾父母峩冠盛服儼然生容在尺素間  
矣題其上曰灝氣空濛滿十洲乘春聊作采真遊霜毫  
慰爾終天慕燭影當年事莫求純陽子時寫字畫如虬  
龍矯健道逸非凡筆可致毛骨為之聳然亟趨出招劍  
峯拜壇下謝送神祇生詫以為向寫真工緻無出此右

也者於是閭巷哄傳父老暨眷嫗爭來觀曰何幸復覩  
尊嚴慈形神色澤冥冥中故能頤神駐顏耶舊老蒼頭  
嫗婢望拜階除有獻歎不能自禁者曰是吾先主父主  
母鬢然鬢髮故歷今如一日也嗟乎憶吾父卒於隆慶  
改元吾母卒於嘉靖乙卯蓋踰三四十禩矣即不孝所  
茲始得一再覩其生容方知明受朝廷命服却念數十  
年來雖勤夢寐亦未有此冠冕偕至時是何異遊宦各  
天今遂錦旋於里舍得以顧盼其子女復見其曾孫而

曾孫亦欣欣相告今始得識吾大父母面何其竒異一  
至是哉愈叅對不覺感極而悲泣然淚下矣不佞昔嘗  
讀史見古之招魂者第能令思者見化者音容於杳茫  
而不能留肖其真於當時又詭遊魂徃徃在暗帷中哽  
咽不平縹緲彷彿若有若無焄蒿悽愴跡其色像徬徨  
窅然令人難見茲吾父母怡然至止仙壇衣冠雍容宇  
度軒豁藉神大筆存像塵寰光天化日中人人可謁見  
景仰之敢戒后昆今而後須知仰上真無量仁貺思所

以供奉酬答至劍峯君能請仙屑從繪事慰人子孝思  
以釋悠悠無已之慕可忘申報之誼哉孔生浙產名承  
禮字立之吾先師六十年代孫有俠氣知劍術數學甚精  
德性磊落不媿姪姪於人緩急當廟堂用必能紹休前哲  
之炳軍機伐奸謀者捧腹季主季少君流何足獨多劍  
峯應有取義蓋其別號也

集玉山房稿卷四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集玉山房稿卷

五

詳校官中書臣徐志晉

侍讀臣孫球覆勘

總校官進士臣楊懋珩

校對官中書臣范鰲

謄錄監生臣劉晉

欽定四庫全書

集玉山房稿卷五

明 葛昕 撰

誌銘

鞏昌府通判小川郭公墓誌銘

公諱鋤字伯盛前別駕古川郭公冢嗣也生而警敏有大志弱冠遊邑庠以父命受學先端肅公一時英列公名為重古川公令虞城奏最擢判雲間過家見老母欲

留公從史佐厥孝養已而不祿。乳乳哀毀誠信。襄事有  
妹四二幼未嫁。弟山陽令鏐茂才鏗孝廉。鏘各未授室。  
而母孺人性嚴急。期望諸未成立子。惟甚公念切奉志。  
拮据理婚姻事。延邑文學率弟輩攻舉業。不異父師。弟  
輩咸孜孜安之。孺人固固或不色喜也。屢赴省試。下第  
酬酢之暇。伊唔丙夜不輟。庚午春先端肅公招之來。曰  
志欲銳乎精業於專。若暨若叔皆異資。盍暫圖靜養。以  
即冲舉而僕僕之為。為授古文辭。與定程限。公奮築室。



東郭外父公墓側閉戶讀作未幾呈課先端肅公公曰  
子中矣是秋果掄魁與其叔諱文成者同上春官公既  
獲立身不及侍養先別駕為憾歸謁墓次族里方顛望  
歡呼公莫訖嗚咽流涕不能仰視待左右扶掖乃起無  
何母孺人又卒襄事情文備盡一如喪古川公而哀毀  
過之里閭相屬感歎以為庶所謂終身之慕者古川公  
居官廉介無膺遺公以諸生故庀度才給饗殮至是悽  
然起語諸弟吾兢兢弓冶幸不大淪落貽先人羞若何

不兼力家務為二三兄弟計因課業畢輒經營農事復  
出已坊價立子母錢出納一切惟允家自茲津津就裕  
能旁構別業數所竟並祖宅推與諸弟而自創宅以居  
無幾微芥蒂意乃公雖理財成家讀書一如作秀才時  
連躡南宮壯志不少衰癸未偕計入京屆鎖闈矣感風  
恙不能赴公曰其命矣夫何必甲第能大有為者越秋  
謁選又僅僅署一府佐不足以獨行其志輿疾歸來在  
苒再歲而卒悲哉悲哉憶古川公初捐館舍日門祚蕭

條族屬強悍至結惡少孟某者庭辱公余時偶在坐為不能堪公怡然忍受不少動氣而氣亦不挫終制其鋒及他人事周旋一一中節非烈丈夫能乎哉又常試事入府從夏口道旁得一棄兒携回子之迨長與配妻遣去抑又何仁人君子也公孝友禔躬此是餘事顧卒不得一施於有政而年未周甲遂爾歿焉者何也然公之去世垂三十年矣妻孺人三旬孀婦撫八歲孤子以至今日而家有益豐里無間言誰其貽者矧夫文名才譽

今猶炳炳乎公子以季憲副稚瞻狀徵銘世講之家重  
以少年之友余即不文辭誰宜誌且銘者按狀公高祖  
諱貴曾祖諱洪祖諱詮代隱德於農父古川諱文顯以  
易經選貢起家歷直隸松江府通判前母于氏母季氏  
生於嘉靖乙未正月十六日卒於萬曆乙酉四月十二  
日配劉氏邑河間府通判本元公女繼劉氏臨邑濟源  
縣主簿堯煥公女再繼趙氏陵縣深州吏目一蘭公女  
子一漸娶邑大名府通判王公文通女繼邑庠生于君

師閔女趙出女三一適陵縣學生趙獻璧一適臨邑庠  
生王圖遠繼劉出一適福建建寧府檢校樂陵馬如錦  
趙出孫女二幼萬歷乙巳十二月二十日葬古川公原  
塋為昭穴兩劉孺人祔焉銘曰謀未斷國於家理兮家  
未享成視諸昆季胥成立兮惟孝惟友惟茲貞石庶允  
文兮位不滿德才不究施壽不永筭天道茫茫諸不可  
期限兮

封孺人葛室谷氏墓誌銘

孺人谷氏名貞兵部侍郎海豐岱宗公之長女母楊累封淑人幼聰慧端飭少長閑姆訓能知經書字義精女紅重恥持範十七歲歸余柔順靜共恪執婦道家人宜之余祖母治家嚴夙夜服勞色養勤劬周至飲食衣服凡在上者必身親為之無諉娣姒復克自抑畏息息恭謹余母早逝不及養每用以為念躬理蘋藻以薦歲時必致敬潔祖母及吾父因翕然稱其孝余少習舉子業每夕肅侍至夜分了無惰容拳拳以義相規有友道

焉余筮仕京師祖父時總臺憲以各衙門出入有遲速  
命從便立竈深不豫請止之曰祖孫各舉火殆異爨也  
即俸薪之入一一完封歸公室恐涉私蓄雅有同志家  
務無大小無攸遂必咨白後行語以當為事輒欣然承  
應雖力疾亦未見辭勞苦舛怨其處余二妹在室温而  
惠暨于歸裝資所需半出手製至推篋笥所有以與少  
無難色與娣姒處雍雍和睦垂十餘年相敬愛無纖毫  
杌齟意余家幾世同居親踈聚食百餘嘗以風聞語密

叩之噤然不答謂一無所聞一日偶詰之曰夫子制義  
婦言胡足聽人家至有難處每歸各構惑於室中予即  
不能為賢婦出名決不肯蹈哢哢論訛之誚多言以為  
能離間分割以為善寧死不願也余為之歛服而敬謝  
之十餘年來學能忍以庶幾寡尤寡悔私訟蓋得其助  
益者良多至於轉移調劑使閭以內長幼尊卑相處無  
間其默相之功不容掩也跡此不足稱賢婦哉然自歸  
余既多病常鬱鬱萬厯改元以覃恩勅封孺人制詞褒



美類其性行捧讀喜形於色是年病始少差在余家十  
八年其脫然無恙者才五年耳戊寅春嗽病方愈陡聞  
吾祖端肅公訃驚愴竟飛咄快不知所為榮衛因駸駸  
日消醫強之茹葷自寬竟不能聽無何瀉作而疾甚矣  
疾革前日猶強起理裝示未修復戒嫗婢勿以其病甚  
白余恐余不能堪嗚呼相為之意至此極矣孰意竟歿  
而且客也耶傷心哉傷心哉孺人儉朴溫和由天性復  
以貴家女為貴家婦苦自裁損寡言語恥矜詡即遠親

貧鄰亦特喜與之會會無不獎其為人至傳以訓其家者  
其服飾未嘗求備澣濯布素坦然安之即一線一縷不  
忍輕置檢閱嫁時物今皆宛然新也嘗自以多病生育  
未廣每延術姬卜宜子者納為侍人愛護之如嬰兒有  
過曲加掩護服飾至親為之整祖父母亟稱其賢不置  
此又可以為難矣生二子長如龍甫七歲嘗親授之句  
讀聘兵部武選司主事王君象乾女病間召來一提携  
之愛其謹潔曰是真吾婦次麟甫二歲嗚呼有子不待

成立而遽背之號號依人狀不忍言即兒後欲知母之為人  
暨葬於何日月某山向亦且冒冒然莫能知非余勉為之志後  
其孰語之者嗟嗟哀哉距生嘉靖乙巳五月二十五日卒於萬  
曆六年四月十九日年僅三十四歲七年己卯二月九日厝  
於舅姑塚之側為昭穴系之銘曰婦嘉內子德歌女士繫行  
其式稱兮弗偕夫榮弗待子立嗟人各有命兮以約處饒宜  
壽而歿其亦數之定兮我銘茲石用詔後裔何以慰吾痛兮

行狀

文林郎右軍都督府經歷司都事仁軒谷君行狀  
歲辛丑之三月海豐茂才甥炳持其父行數事謁余曰  
先考塗殞十又七年矣茲幸從韓堪輿得吉壤將擇日  
而歸藏焉敢乞元舅為我述行實請誌以殉余閱其述  
事落落若此耶甥泣而言曰炳生三歲父即見背一言  
一動茫茫其何所知逮髡髮跪問吾母母輒哽咽垂涕  
面壁不應兒恐傷其心也遂亟不敢更請間伺色喜再  
叩輒復泣然隕淚曰家庭內吾知其能孝友能忍恕勤

讀泛愛閭以外吾何以知之試訪於汝舅及父老諸舅  
久仕京華無從問曩時里閭故舊今有存者亦寡矣炳  
敢冒撫其聞之未確者以誣吾親耶余感其言感額獻  
欵為悽然久之不忍辭按君名茂椿字汝壽號仁軒世  
為濟之海豐人大父諱通作人慷慨知兵機隱德於農  
有識咸敬重之封兵部車駕清吏司主事贈兵部左侍  
郎大母門氏有徽柔德勤儉範家歷封太淑人父兵部  
左侍郎諱中虛號近滄晚年別號岱宗母楊氏歷封淑

人行誼俱悉誥勅表傳誌銘中聞於世不具述君生而  
穎異相貌類江南人精神耿耿凝定長而徇齊饒有悟  
性好學不倦未冠補邑庠弟子員即蜚聲藝苑人期取  
青紫如拾芥而竟躓塲屋不偶常從父翁遊宦四方恂  
恂雅飭畧無貴介公子態父翁撫蜀惟外艱羈於交代  
先遣君行治喪則素冠麻衣縲縲如承重者時值暑月  
左右以長途勸易輕亭曰服父命也未抵廬苦焉敢更  
人稍迂之亦從而孝之道歷郡邑世講家或為父翁門

生故吏有餽遺毫不敢受曰未稟命焉敢拜人又從而  
廉之鄭重之抵家臨祖柩盡哀代父朝夕哭奠閉門讀  
禮無惰容戚里招款慰皆辭俟父翁歸而後已衆咸謂  
真慈孫云居鄉以恭謹侍伯叔謙和處鄉黨潔身凜履  
戶庭鮮出常來吾家謁先大夫見其敬慎篤實有問必  
起身以對寡言笑如處子象衣草屨安子舍中則喜曰  
真乘龍佳客哉郝鑒之坦腹東床者不是過矣隆慶己  
巳以父翁撫臺考績奉旨入監讀書萬曆戊寅筮仕戶

部照磨所檢校辛己陞照磨部故庫貯繳廢鹽引充棟  
截角磨勘過者率取以紙斤賞犒胥隸下遂黃緣攘新  
解至未磨勘者君舉發其奸躬自查刷追索不應得而  
有者數千還庫乃奏記堂翁請第發年久浥壞者然但  
堅白紙亦須待有功或補缺欠工食著為例堂翁深賢  
之以為有才甲申遷通政司經歷君以出內王言及轉  
達民隱職在恣恪敏覈故時吏胥亦得以遲速其實封  
晨門者亦得以關闌其章奏非體也銳意反正請上官



第加審駁其奏詞之刁頗者吏畏民懷聲譽藉藉以起  
司事冗日有接本之役觀政進士實任之會進士銓盡  
君朝入衙門理簿書午趨闕待旨遂至積瘁感痺症辭  
官未允而病夷於左股矣銓司廉其勞績乙酉特酬以  
左軍都督府都事例銀臺郎即內轉無徑五府者蓋破  
格云君至府感時知遇則力疾振飭樞務府帶俸勲衛  
當承祖爵者司與覈實例執門生禮以重贄見君獨卻  
而禮貌之外省并京衛隸府應襲武職舊每苦吏胥抑

勒需索君一一為之禁革體悉周至他府僚雖有忌惡  
之者弗恤也君以養疴金馬門優游卒歲為得策俄而  
有傳病患於君尊人者父翁馳使來詢且欲躬視於郊  
關君遽不自安曰父母惟其疾之憂今若此是重不孝  
罪也遂力請差還里兩親見其貌瘦而足跣踣撫之慟  
君更不安曰所貴人子承歡膝下耳椿年踰舞象矣不  
意抱此拙恙不可掩轉厯親慮豈可俾常目遇之增惡  
懷因亟請居他宅便醫藥人以君見之周也守身事親

兩得之矣蓋心安則情摠養靜則體健以慰父母痊可  
庶有期也孰知二豎為祟大數來迫溘焉不起乎哀哉  
諗君疾革炯目謂家人曰葛端肅公祖舅招我倘不我  
留即歸而竟長逝矣鬼神事不可知此亦竒異也哉君  
天性孝友事父母敬謹惟恐不得其心有時新必以獻  
而後食昆弟中有侮之者竟容忍若罔聞知又儉朴性  
成做秀才時偶衣紗裙翁見之曰此豈常布飾耶永屏  
去推及衣着各從雅素華麗者終身不御少壯狷介自

守業能不適聲色不思封殖迨出仕後鄉親延款有邀  
妓侍者則盡日端坐無顧盼戲謔語如泥塑人衆或謂  
為道學先生是何必遜哉又與人交不設城府不念舊  
惡視鄉曲前輩禮下之等儕與之怡怡後進接引之畧  
不門第亢厲常有某某兩昆弟以厚逋負反肆潑噴嘖  
無狀君不與校後彼有急來請荆仍為援救之於長令  
此豈叔季世情所有哉君生於嘉靖二十七年五月二  
十二日卒於萬曆十三年十二月十八日越二十九年

四月十八日始會葬於黃太里之新原格局爽秀氣脉  
融洽真鬱鬱佳城也追慨君生平身居貴閥約如寒士  
既多疾疚復未永年才不究其施位不滿其德福不酌  
其行斯亦其命也夫今得斯地既安厥躬更將福祚後  
人也天其復興谷氏耶君配葛氏即吾妹通書史守堅  
貞君卒躄踊欲經以從不得斷飲食數日舅姑諄切力  
勸勉以孝慈乃忍存活撫孤蓋自稱未亡人茹藥持素  
至於今已若干年戶部陝西清吏司員外郎文肅先生

諱引生長女封孺人子一即炳邑庠生娶季氏陝西靖  
虜道兵備副使岱石公諱東魯之女甥炳將携蕪狀走  
先達門屏請銘君幽宅愧余不嫻於文未足以應其求  
也嗚呼顏淵本賢得孔子而名益彰愚所謂仁人君子  
憫撮其行而表之金石谷君庶方藉以不朽哉

行述

先祖考太子少保都察院左都御史與川葛公行

述

公諱守禮字與立號與川葛姓出葛天氏代有名人公  
以上五世始居德平一世諱士能二世諱亮三世諱友  
才四世諱智由歲貢任鳳陽右衛經歷里諡恂正先生  
配張氏五世林塘府君諱環配李氏實生公兩府君俱  
以公貴累贈吏部侍郎戶部尚書都察院左都御史張  
累贈夫人李累封太夫人公天性端介幼即聰敏大父  
授以書史輒了悟甫踰十歲侍大父宦鳳陽自為飲食  
以奉路逢樓舟鼓吹問之即為職官遂奮發戒飲問學

日新十七遊邑庠十九補廩餼文聲丕振屢試居首邑  
侯唐公期以魁解給馬神廟舍為讀書所廟近娼居曾  
不知其門戶一日有妓被凌走避書房輒令扶出有董  
生約同讀公至見其自奉頗厚退謂淡泊乃士之常此  
何以明志也辭不往富戚郭某等餽華衣文絹雖貧弗  
受戊子發解有司約出五百金為贖具籍將征公以年  
當饑饉懇辭數四竟請其籍焚於堂己丑會試入京館  
有暴死女為崇衆皆聞懼公獨不覺是年登進士除河



南彰德府推官有袁大江者貸郭洋金積負不再得流  
落起為大盜捕獲解張僉憲庠處袁大言曰吾非常盜  
郭洋背有龍文欲輔舉大業已約河北數百家為翼招  
皆懷慶衛輝彰德富室及士夫子弟張信之行盛同知  
時雍鞫審相同復以事大行公再審全無驗其誣郭洋  
等者舊啣也林縣縣學及馬柳泉公俱為洋保袁始吐  
實公具由以報張怒翻異曰此事甚大初入仕不知嫌  
疑可避乎公曰正謂事大故從實具招若避嫌疑一身

計耳數百家無辜關係相去何如張意不平後竟如擬  
三府良家郭洋一族俱得免張以公忤己意屢短於撫  
按堂僚後張陞賈憲副去王肅菴來巡按問公曰李順  
孫在河北何如公曰才敏達文案立辦張庠何如公曰  
謹官箴秉法不撓王作色曰此皆大有物議何獨不聞  
歷舉其事公謂大人監察庶官固當廉訪下官伺上司  
長短何用且恐失忠厚故不為也張曾無一事容公而  
公不較如此署府印遇節朝趙王王命以朝服見公謂

朝王舊禮皆吉服執不從王刑逼引禮官以恐喝長吏再三為勸公曰寧違令旨何敢錯服聞寧藩初命各官朝服惟李崆峒不肯事竟如何竟用吉服時兩行人在側謂執之甚是崔後渠公聞之云不圖葛子有是識有是力也先趙府以漢王事請戒護衛正身還錦衣衛餘丁留彰德日繁以泅脫差役起家殷富者數百家安陽美田宅半為所占而徭役獨累居民公審編皆入安陽籍居民始甦丁衆欲合在錦衣者具奏公竟不為之動

良醫王彥章怙勢武斷先奪李臣地被行刺害其家人  
後董仲文典王月地又奪之與價值不及半事發行公  
趙王面諭公斷地與章使文招虛公謂李臣之事殿下  
所知渠不悔悟仍蹈覆轍寧復有家人代其死者竟直  
文而彥章如法王欲拓府第以遠僻隙地易近府緊要  
四衙門長史密申巡撫既准旋召府縣官至張盛筵出  
重幣浼之公曰今日之事為公乎為私乎王曰公公曰  
衆亦知公惜殿下以公事私行也此事長史申之巡撫

主之府縣官無與今用宴幣倘事成人將謂府縣官受  
賄賣之矣豈不成私殿下遂亟撤幣而罷改建永城縣  
有蔣臣翟璇者兩家爭勝各集數百人相鬪逾夜各死  
一人乃互訟四年不決公得其情曰盛明之時乃敢聚  
衆廝亂為首者皆當死據傷各有對可償據稱致死圖  
賴各宜自償遂各坐一人衆咸稱當獄始決連累數百  
人始安有生女先許嫁夫久出不歸乃更他婚者公謂  
婦人貴從一而終律雖離異然復曰不願者倍追財禮

良有深意竟以不願科斷使先婚者無奪婦之恥未婚者無娶殘之嫌婦人無再醮之醜是為三成後上司仍斷歸前夫一婦兩夫同渡婦愧投河死人並服公委築夏口白河與張同知郭通判分工公計處詳密後二工潰公所築獨存錢鯤王鵬與公同推府隨巡按每輔其不及且為薦揚問其故曰先生出身少一節巡按相待已自有間若復有長短相形益難立矣吾不欲獨顯誠欲相成也人以為難辛卯入塲王肅菴以公盡心特委

於廢卷中細閱取中數人如經魁李時春謝江等皆舉  
進士在彰德三年餘大半公出每出必自齎費金外一  
無所受至汴城查盤畢以所餘買銅鑪一枚歸過河冰  
待渡仍賣以為費撫按交薦云年妙而志向不群才高  
而法守亦執又云推勘訟多平反操履行維清潔已無  
私心人無怨言又云惟刑之恤而明清俱備豪強賴以  
震懾守已之正而請託難干士庶為之稱揚委修黃河  
堤岸雲連過橫流而救萬民之生命委署縣事整頓刁

邑治土豪而為一方之保障旋奉勅獎云惟廉惟恕克  
慎克明平反功多刑無枉縱薦章交上最績是書進階  
為文林郎癸巳缺風憲行取公時年二十九十月至京  
僉謂遲兩月則三十可得科道公曰吾但知順命安分  
耳遂陞兵部主事守山海關太宰汪誠齋稱公於王浚  
川曰渠在彰德甚有聲望崔後渠亟稱之未幾同鄉李  
正夫陞出吏部以衆薦舉公代銓司呂東滙欲見公李  
惓惓勸行公曰若往拜則涉於求竟不往尋用李中麓



公謂此吾兩同年用之猶我正夫曰不意公如此之高  
山東正氣也愈為敬重至關歲饑餓殍盈途設法以賑  
多賴存活山海舊無鄉飲為創立并鄉射禮舉行觀者  
如堵舊無養濟院為建屋四十餘間分男女備井白人  
月給米三斗三年滿日除支外尚餘穀二千七百餘石  
以武職不知重丁祀為製祭器備儀文親臨加敬童子  
譚坊貧而向學捐俸為娶聞宮氏子孝特為表揚朝鮮  
入貢國王及使臣各有贄公卻之使臣曰舊有此一旦

異常恐國王見罪公書示曰封疆之臣無私交故不受使臣以往來過關為擾復強公公曰關以禦暴不以為暴送往迎來柔遠之宜若受是私征也終不受渠感服拜謝其國王為公立石於鴨綠江岸後有出使者見之歸謂人曰與川公見重於海外如此關禁進貢夷回不許夾帶牛角弓面等物有犯者公除夷人名不復來鄉大夫頌云卻高麗之方物清譽播於海邦發女直之私藏嚴威震於荒服山西商遊遼東者多取假引過關舊

但令每引納銀三兩公戒諭必待原籍真引仍行山西  
立號簿為對一人投假引試之公驗知追問如律前弊  
一洗人皆以給引回籍後公為山西叅政鄉民迎拜稱  
謝曰各家有子商遼東至二十年不歸者聞明公守山  
海必驗真引人始歸家迄今有父母妻子之會公之賜  
也關原禁馬守關太監因而取利一二士夫亦為之公  
曰朝廷設禁有司藉為奇貨可乎榜令一人一騎者聽  
成羣則罪於是商人既便而轉販者息錦衣校尉常假

稱海巡於沿邊誑索有司皆禮待至關踵故態進見公  
曰海巡必有衙門差遣票帖可出看渠謂係衙差有帖  
不與人見公曰關法盤許奸細焉知汝非奸人鎖繫押  
搜得誑索財物若干具招連人賊解京發大同克軍後  
無復縱索東方者關宅舊函公處三年不覺滿日移出  
公館呂岩野入宅輒驚惶達旦而卒人以公為神佑云  
十六年回部與楊公虞坡張公西林立會讀古今名臣  
奏議大學衍義補諸書堂公稱曰三人可謂仕而優則

學矣同僚羨之十七年丁父憂杜門謝客獨居三年服闋李中麗文選陞太常以公前讓欲薦公仍為吏部太宰許松臯文選王象山嘉賓皆允乃作書托人接催北上公以日淺不行舊吏部林東城春周棗山鄉皆起復先至中麗甚恚來遲公曰隨遇而安可也中麗不欲無代以本部胡纓溪鯨為衆忌議出之於外用其缺公聞曰擠人而奪其位豈君子之心果爾予當乞病歸必不忍就遂補祠祭主事旋陞主客員外儀制郎中儀制事

務舊無前件簿籍有所題行只憑吏舉致令遲速顛倒甚有遺棄者公為置簿隨事登記挨次施行親為註銷由是事無遺而吏弊亦微寧藩同逆者家屬發高墻後以人衆難容許回府為庶人因復營謀請封夏桂洲掌部時准襲中尉鄉居已若干人公至司有踵請者公曰此輩法當誅滅為庶人幸矣具稿參駁宗伯嚴介溪曰桂洲准行已久渠現在閣何可遽變况我亦江西人顧參之未便不如立案不行公謂此奉旨看了來說法不

可行理難遽已只得據正題覆意外之禍聽之而已得  
旨不准封令甲郡王故絕止許近支以本爵管理府事  
不許繼封時山西交城懷仁襄垣三府皆故絕親支奏  
請繼封公立案不與行來人潛住京師上下打點皆聽  
許之只伺公出司則再舉二十年二月會試公以三試  
進題皆在中夜感傷寒危急各府人伺知即上本吏胥  
蒙蔽署印者隨與題覆三府俱獲繼封公病少差見報  
驚詫復大病交城因奏討儀仗吏復索賄乘醉犯言被

東廠緝知搜出打點記帳司禮監閣部皆萬吏八百寫  
字者一六百一四百獨無公問何故無其人曰非即中  
病不敢進此本公名大振又親郡王無嫡子准庶長襲  
封秦府永壽王妃故無出有庶子又擅娶邵氏請封次  
妃部參奉旨姑准為內助名色生子惟熈封鎮國將軍  
永壽故其庶長子奏准主喪居府內未及襲卒子懷堪  
為庶長孫惟熈黃緣得封其母為繼妃遂以已係妃出  
與堪爭封公謂熈生於母為內助之時與正妃不同堪



係長孫父見奏准主喪居府塏當封稿呈未發值公病  
在告部乃題准惟憶襲主後懷塏詣京具奏王浚川在  
院叅詳徑直懷塏而惟憶財爵兩空人以公有定見云  
是年封王擬差官已定費鸞湖公子懋良為尚寶適自  
家來又欲求差夏桂洲以親力為之請介溪強以張堯  
年差與之既題懋良以晉府道迂辭疾不行桂洲介溪  
又為言請易之公謂朝廷之上豈容以公子性任意行  
止四司皆為之勸公曰朝廷命下臣子死生以之渠敢

詐疾國法何在子寧忤執政終不敢從遂自詣桂洲言  
桂洲曰吾在閣題有何害公曰嘗憶劉太常銳亦閣老  
子初與人爭差既辭疾不行被叅得重譴可為前監公  
曰郎中執是遂促懋良行寧藩逆廢令弋陽王以本爵  
管府事乃求審理與之以教授職卑奏欲以審理輔導  
公叅之得旨戒諭未幾乞長史與二人乞校尉與五十  
名其校尉巾帶事在儀制公曰弋陽欲全比親王是入  
繼親王也何謂以本爵管理府事竟不允後長史亦被

言叅革二十一年三月有稱周府輔國將軍睦楸子者  
馳部甬道進見身敝絮裸露猥不可狀問其年貌與玉  
牒不同介溪初欲送會同館旋疑其詐又欲送法司公  
曰館有四夷人褻國體甚送法司如真何以處之皆不  
可乃題請順天府送周府行巡按查處又念係宗室也  
為製冠履衣服送之汁果認收養去會試開科各布政  
共帶銀二千兩送部公用嗣有務侈者不數取順天廢  
寺銀克補公謂前開科未有廢寺銀皆足用今何可指

此妄費但節省可足乃自其身及吏皂之需近所添者  
皆裁之既送錄夏桂洲多用七百本猶索二百介溪許  
之公以無對介溪大怒以送部堂數多讓公公曰舊規  
如此且二百本為多較七百本如何介溪默然公侯伯  
襲爵在禮部堂上及司官皆用厚幣公一無所受三年  
滿部註考云以渾厚之德處躬以純實之心莅政廉靖  
無言端確有常二十一年王湛泉與齡為文選推公河  
南提學曰吾欲凡正一方士習公至任惓惓以崇德行

敦本實身心體驗為首閱卷銖兩必較低昂不與鄉試  
無考遺才者所取前列歷科登薦殆盡法嚴持正士大  
夫不得入一書相干其子弟有諸生應退及童子稍通  
未錄者則命有司明稟稍從寬假曰朝廷優禮臣下尚  
有世廕烏可使縉紳後無衣冠蓋情法兩盡也嘗謂提  
學職一方風紀孝子順孫義夫節婦之旌表必由之至  
於名公鉅卿勲業在朝行誼在鄉一旦物故只聽其子  
孫陳乞無力者竟湮沒堂堂縉紳不能比於鄉人之匹

夫匹婦何其失倫因於何柏齋王浚川既歿特具呈撫  
按轉乞題請給賜如例歸德夏邑之間為河南南北直  
隸山東交界而北至兗州東至淮安南至廬州西至開  
封皆近千里地則衆尾之會盜賊出没人各雄長公修  
河時熟知之因憶劉項之後其地興戎不乏國初不立  
府為失筭督學之暇與李石疊巡撫言李謂改建府治  
非地方有事不可時維憲使三峪甚是公公曰待先生  
巡撫時幸勿忘未幾果代巡撫公再用議請遂會題得

允改歸德為府設縣附郭二千餘里之中始得填實南  
北東西聯絡不逞者無所容矣任中按院薦公古朴不  
偕於俗體端方素重於清曹考校而進絀公平崇表而  
稽核詳當官師有微黷校肅然迄今河南人猶稱為真  
宗師云二十四年陞山西參政分守冀南道駐汾州慶  
成永和二王府在中甚狡悍前有參政劉公者以難處  
移駐介休人益無忌招納亡命出沒行劫城市戒嚴道  
路梗絕河南黃憲副潤陞大參分守報初至適會於少

參教曰吾方自此來因甚言地方之惡黃遂棄官去以公補之公至即返駐汾整飭武備量為什五分布街衢嚴晨昏啓閉中外得無虞宗室竒潏表掾親為叔侄先以訐奏成讐聚衆相鬪軍民連累者不可勝計公委曲轉諭仍示以利害所終二宗聞之曰聽葛先生言使我惕然乃設宴好合各詣衙門哭謝去在汾三年無復相犯陞本省按察使蒲州有山陰襄垣二府互構訐奏數年不結公為調停題覆兩府爭遂息晉府莊田散在太



原鴈門寧武之間皆其牧馬山場冊籍用寶鈐紀後以  
旁支入繼年久子粒不收山中居人占為己業王府查  
出竟更招佃戶遣官主之居人遂嘯聚三百餘人殺官  
倡亂連年不平公至拘首者服以罪令比照百姓辦納  
稅糧例行令崞縣收解諒府不失祿額而山中居人亦  
欣然就法僉憲朱公徵慎許可人也嘗謂公未至晉府  
宗室擁途強索至不可行公至則退避無一來者及公  
陞去復如故蓋公威望素重處置得宜故能潛消豪右

之氣如此晉人好鬪輕生犯大辟奉決單者累至三百餘人谷聚菴巡按臨決前夕尚未擬定以其名納壺中令門子用筋夾之得數人閱其招又與衆無異難而問公公曰論招情均應死但細閱中有犯兩死罪者請詳之谷再復檢視慨然曰此皆死有餘辜散在冊中初不覺也事遂定二十六年冬陞陝西右布政使哈密遺孽寄住肅州城下生齒日繁野性漸橫人畜禾稼歲被傷掠公常慮主客不敵之患與巡撫楊公虞坡計便宜適

王肅菴儀謫肅州兵備道過省公謂之曰肅州時務寄  
畚為重坡公方求人處公其人也楊授之經畫肅菴用  
其計不數月畚人盡安置境外肅州無虞公有力焉韓  
府宗室縱橫假討祿米入省騷擾如冠服等項動勒索  
布政司一二千金歲以為常公至陝王杏里曷為左使  
宗室四十餘人來王闔門避之遂赤身羣臥門前公出  
諭曰宗室貴重何苦如此渠驚起曰葛先生也因言欠  
祿米冠服等項公令回待查給不從適各處解銀大戶

在司公呼大戶至前曰汝等所解錢糧要用心看守萬一有奸人乘機盜竊甚勿干扯眾位賢宗也遂皆馳去不復來二十八年陞左布政使二十九年入覲有宗室至潼關欲入京奏事者傳印臺巡撫留還館穀公回停止供應反覆曉以利害其中長者曰先生言句句是我等不知故每每來今却知即速回不復來矣後公在南京會張正野兵侍相見禮畢復拜謝曰我初陞陝西左轄時念惟平涼宗室難處既至一年不見心頗疑之又

逾年不見因問左右知公先日有處此亦陰受其惠也  
民有張某以民田一谷獻秦府曰此本府牧地其父曾  
管王遂立石刻曰秦府牧地民以告公公查冊係添註  
問其父年則計當時未生遂斷與民仆所立石王屢遣  
人為言公以晉府事正對爭端乃已初秦王入繼王者  
輒派給祿糧公謂此當奏請王不悅一月後戶部果題  
參奉旨切責布政司掌印官而府長史承奉俱提問公  
之入覲也庫官稟稱有餘銀數千當送公用公謂吾自

有官盤纏何須此渠稱舊例如此留亦終為後來者有耳公斥之曰焉知後來者非賢作正支銷可也分毫弗受分宜當國賄賂盛行各布政供奉不貲獨公無所餽朝覲賃居各府出銀若干為用云此舊規公辭曰布政取府則府取州縣州縣又將取之百姓是交征也惡可竟以俸金自賃考察過堂屬中衛幕有老疾當去者公為之解冢宰曰考語原布政司所定何自異公謂此皆去省遠未嘗面見止據各府申文註之今至京來叅始

知其不然自是布政差錯何可以屈小官也時夏冢宰屠總憲亟口稱曰吏部堂上肯自認錯人誰其肯迹此當為賢能第一矣歲八月十三日陞河南巡撫履任之日均賦役撫流移嚴武備獎賢能黜貪惡裨官債令聞風解綬經過士夫出俸為會布政司銀分釐不取臺諫閣部亦無所餽遺也三十年四月十五日陞戶部右侍郎六月十九日奉勅總督宣大山西等處糧餉公督理詳明威惠並施復題赴時召買糧草以裕軍需以便官

民及審度兵勢敵情預擬督調戰守以成安攘等疏九月二十一日奉命回部管事總督蘇舜澤巡撫劉公璽各有厚贖公弗受總兵趙國忠餽文幣銀器約二百金公並其帖却之渠謂先任者猶以此為薄更索百金焉有並帖不受者大為嘆服十月陞吏部右侍郎三署銓印量地方之遠近為選官之定法關節不通人無私謁太宰闕當推執政者各欲用其私人至假上旨挾用之公悉不聽特推屠公僑周公延題上衆用驚異虞坡諸



名公亟稱羨不置公以守令最闕民生而進士自期遠  
大乃近時進士名額限三百領郡邑者纔半題增四百  
名至貢舉有賢特為引薦一日謂楊文選曰舉人亦有  
好者何為淹滯楊以無對公親披冊示之曰某某經十  
餘薦何為無好者即優擢之吏典出選舊惟吏部及錦  
衣衛吏得授八品其行移通否不論公謂均之為吏豈  
可使有勢者獨便宜乎但據考之前後除授又例吏曠  
役久則革福建吏二百餘人以先巡按有事未與考既

補考具文送部該司擬盡革之公謂渠以先無按院非其自曠二百人前程烏可一旦輕棄乎皆與選以去一日太宰萬治齋問公曰知吾所以敬公乎吾向家居見舍親某曾為儀制家資鉅萬歎曰儀制之富人也如此既復見舍親曾為儀制吏曰亦不盡然有山東葛公者不惟不取即携億萬無敢至其門後予起南京又聞公評推重今為同僚見公之清正端亮有過所聞公誠當代一人而已三年滿授通議大夫領祖父母以下誥命

中有迪哲懸公計弊吏治官師有所匡率士心賴以維  
植等語仍錄廕送監讀書三十三年陞吏部左侍郎三  
十四年陞南京禮部尚書初至革教坊供辦本部公席  
時東南用兵日久公應制條陳禦倭四事一任能將以  
定武功一調近兵以便節制一脩城堡以永保障一勸  
富積以濟急用累千餘言復舉脩倭將才若干人上嘉  
納之三十五年以關陝地震李相公南渠出察九卿嚴  
世蕃等考最公以老致仕時年正五旬也有以時艱得

退為賀者公謂身為大臣義非潔已何以賀有歎壯年  
去位者公謂吾以書生躋正卿足矣何歎為先是世廟  
已知公清曾向中官稱之後公退推補南禮書世廟問  
葛守禮何往左右以年老致仕對世廟惜之歸家奉太  
夫人以孝聞日課子弟姪孫讀書庠生執業從遊今多  
有登科者閑居涉獵書史東萊博議及通鑑紀事本末  
皆手斷註經書義多發前賢所未發備載先君過庭紀  
聞錄中間理農政曾無一事干公府上司欲為建坊聞

而懇辭鄉人貧不能舉喪者多給棺斂林某等以貧售  
地價減舊值公不忍更倍與之四十四年鮑巡撫薦云  
學識弘深操持方正歷任三紀譽望夙布於明時退處  
十年風節益孚於衆論隆慶元年起戶部尚書以母老  
具辭奉聖旨卿才望素優司農重任特茲起用宜作速  
前來供職不准辭太夫人復強公行乃勉赴召至見錢  
法不行疏以當嚴禁令和糴時估參差疏以當謹權量  
民逃地荒請下詔勸農勿併庸於租經用不足議令各

省鑄錢以便民裕國悉荷施行一日相國問時弊安在  
公謂下陵上替情盛法微吏不肅政不舉奸不戢民不  
安天下未平以此之故會閣臣不和言官因各為攻擊  
一唱百和部院皆然獨公無所離附人仰為中流砥柱  
云是年覃恩授資政大夫領祖考以下二品誥命中有  
議論足以潤色乎國經操持足以轉移乎士習秉政無  
私竭忠罔懈等語尋兩疏乞終養人謂公疏可比陳情  
表奉聖上旨覽卿奏情辭懇切准歸養歸家事太夫人飲

食起居必親愛日之誠彌篤太夫人終喪禮曲盡如居  
父喪然不以年高少簡隆慶三年羅按院薦云耿介起  
俗之節直逼古人忠誠許國之心不涉時套抱經濟之  
大畧而執持弗樂於詭隨挺振頽之高標而恬靜消變  
乎華競誠無愧於大臣之體宜早膺乎帝簡之榮四年  
服闋二月起刑部尚書公疏辭奉聖旨卿老成練達清  
慎素聞邦禁重任特茲起用宜遵旨速赴任不准辭再  
辭奉聖旨卿宜遵前旨上緊前來供職不准辭遂赴召

至則疏請申明律例嚴禁酷官以全民命修舉農兵以壯邦本以保萬世疆域方士王金等先以進藥世皇會當駕崩皆問死繫獄公謂堂堂帝王謂為人誤害書之史冊後世謂何會中佐高公題前事公審王金等前招俱虛具疏奏云皇考四紀當天既三代之罕有六甲終命亦五福之兼全跡將大漸之時曾無卒暴之患歸咎硝黃之說何有指實之憑事理貴真不可妄意法律以正豈得輕加遂通為戒釋世廟之誣以雪各省招呈至



部必親為閱詳度駁稿盈箱人命死而復生者不可勝紀是年十一月二十四日改都察院左都御史具本辭免奉聖旨卿方正老成風裁素著總憲重任特茲簡用不准辭入院即請明名分以正綱紀以定民志禁奢僭以明禮節以厚風俗奉聖旨這所奏有裨風教依擬通行禁約又題申明巡按事宜以貞憲體奉聖旨這所奏深於憲體有裨便行與各該巡按御史着實遵行又以京師東南常患淹沒請倣井田遺意以防水患以限戎

馬馳驅五年進士登科疏正始進門無私謁權貴斂手  
門生有餽以師生恩義強公公謂即門生禮亦不受不  
尤愈乎竟辭之初楚王為世子所殺謀出武岡王後世  
子誅二子幼武岡遂攝府事楚府財物半為所取而寡  
妃孤子大受憑凌都臺趙公參之渠遂遣人携重貨行  
賄皇親中貴各黃金五千擬送部院者黃金二千及入  
京知掌院為公輒避去曰來時即恐葛公當事今果不  
協矣後公竟參革管府事方新鄭之當國也以華亭舊

銜必欲相報公勸之曰朝廷大事多端公當圖光明俊偉之業不宜報復不聽值有承風旨者籍華亭田五千頃其世官三人擬問革申文到院公皆為復之新鄭遂以不附已怨公及新鄭以裁抑中貴致兩宮今上策罷忽遭王大臣之變有遂令王招為新鄭主使者欲因而甘心以償夙怨已拘其家人仍將逮高人情洶洶懼禍不測公與虞坡楊公力救之得免及王大臣送法司刑書欲詳問公止之曰不可挾寸刃至宮門即當誅此足

斷矣問之倘再有言更滋多事人以公為得體是年應  
詔自陳奉聖旨卿職總憲臺老成端慎宜益盡心振肅  
風紀以贊新政不允所辭六年七月二十二日以二品  
三年考滿蒙恩特遣奉御張名賜原封鈔二千貫羊一  
隻酒十瓶至私第萬曆改元覃恩錫三世都御史誥命  
中有立朝凜正直之氣有古人風論事咸簡要之言得  
大臣體等語未幾以衰病乞休奉聖旨卿老成清正委  
任方殷豈可以微言遽求休退宜安心供職不准辭再

乞奉聖旨朝覲考察在邇御宜遵旨即出供職毋得再  
辭公勉出視考察事虛心精覈品騰當公議復以賞罰  
之典久廢人無勸懲請舉卓異者上面加賞諭貪酷者  
奉旨拿問人咸悚然思奮萬曆二年二月以七十引年  
乞休奉聖旨卿老成廉正精力未衰宜照舊供職以副  
委任不准辭再乞奉聖旨朕方屬任老成用圖治理卿  
清慎端亮年力未衰宜益用心供職以副委任不准辭  
三年考察京堂自陳奉聖旨卿職憲臺老成公正宜益

用心甄別衆職以振風紀不准辭是歲當六年考滿乃  
三乞休致云臣六年已滿若考滿到部而律以七十致  
仕之例則在七十之外者難議復職在臣自處當先期  
引退不必再考以俟幽黜奉聖旨大臣以德望為重不  
專在於年力卿先朝耆舊清望素隆正宜勵翼明時豈  
可引疾求退宜照舊供職不准辭復諭輔臣云葛都在  
皇祖時大有聲望渠今挺然未老可勉留無放去時公  
志已決各部諸老皆留公公不聽復四乞休致奉聖旨

覽御奏既情辭懇切特准致仕着馳驛去仍加太子少  
保有司月給米四石歲撥人夫六名應用以示優禮舊  
臣之意公具疏辭免奉聖旨優禮舊臣先朝彛典加恩  
已有成命不准辭遂具本奏謝仍命孫太僕寺丞昕奉  
以歸歸以俸米祀先隴餽幼所從學諸師之後餘遍給  
族人親故每朔望拜天地家廟節令必祭必恭暇則端  
坐書齋涉書史終日無惰容優游林臯視在朝轉壯健  
萬曆四年促昕回朝是年仲孫曦領鄉薦五年春昕陞

戶部員外郎人以為公餘慶所及十月推起吏部撫院  
復薦公朝野屬望願公復起詎知星辰虛位來日已無  
多耶嗚呼哀哉六年正月朔猶禮羣祀拜聖恩如常二  
日出拜鄉親觀者稱充養益盛三日赴家宴四日拜林  
塘府君生忌五日辰興喜天霽曰今牛日也牛其安乎  
方櫛沐陡爾疾作遂端坐椅上不復言家人驚惶延醫  
調治乃天不憖遺至二十日溘焉長逝矣痛哉痛哉方  
公為禮部郎時病垂危者數一日甦而告家人曰夜來



夢見上帝帝謂我念爾正直還與壽三紀今適符其年  
數也嗚呼異哉先是除前數日夢召拜天官因具疏辭  
既覺述以示曦始以曾子易箒之言自比末謂欲守蓋  
棺之節以遂首丘之願詎意甫旬日而竟如所言耶里  
中人亦同夜夢公起用持咨文者其人丁姓乃公得疾  
時則丁日也既疾曦夢公衣冠與鄉士夫為別而元宵  
日昕夢公應召至京冠蓋甚盛公果逍遙於九天耶嗚  
呼異哉痛哉公生懿行不能盡述至其動遵矩矱言必

準繩撫孤姪同已出凡接人必以禮位尊而自視歆然  
宦久而清約如寒士則有耳目所共聞見者居同五世  
庶幾義門人無間言實為德化鄉人聞公疾問候者滿  
閭巷雖婦人亦有願代者既逝遠近聞之靡不慟淚前  
冢宰虞坡楊公稱公於中丞見峯王公曰公之政績足  
以尊國庇民而不居功公之氣節足以廉頑立懦而不  
徼名元輔太岳張公稱公於都諫吾山光公曰不動聲  
色而措天下於泰山之安者惟與川公當之立朝居鄉

可概見矣公生於弘治乙丑二月十二日卒於萬曆戊寅正月二十日享年七十有四配王累封夫人邑鄉耆諱榛公女子一為先考諱引生邑學廩生早卒贈文林郎右軍都督府經歷司都事娶邑醫學訓科蘄公天壽女為先妣贈孺人女一適德州翰林編修盧公宗哲長子庠生茂早卒孫男三長不孝所以公廕任今職娶谷氏封孺人次曦山東丙子解元娶任氏次皓聘王氏孫女二一適官生谷茂椿一諾官生殷盤曾孫男二如龍

如麟昕出曾孫女二曦出俱幼不孝昕聞之記曰無美而稱之誣也有善而弗知不明也知而弗傳不仁也不孝生也晚兼之愚昧不能悉先大夫懿行不明誠罪若所述事畧不敢有一字之虛以誣先靈至於得傳不朽惟名公巨筆賴焉茲將以某年月日葬公於某處伏乞惠言以賁泉臺以詔後世歿存均戴銜結是圖救淚陳情無任哀懇之至

累封夫人先祖母行述

先祖母夫人王姓父諱榛母盛氏生而端凝不輕言笑  
王大父家故充饒諸女孫爭美衣食侍婢以自奉母獨  
好儉朴從一老嫗兀坐靜室精女紅終日不出門戶家  
人甚重之二十二歲歸吾先少保端肅公奩具悉請從  
薄約時吾家尚寒素于歸即克敬戒日親炊爨井臼以  
供舅姑甘旨戚里翕然稱賢先公嗜學每至夜分不寐  
必預篝燈縫緝伴之讀兢兢數年如一夕公始舉於鄉  
邑令唐公以公從遊八年特籍五百金為贖母佐公力

辭之固守藜藿食布衣晏如也公成進士倅彰德每以恤刑活人為勸為兵部職方郎守山海關官衙後有桑園即躬蠶繅以為衣服贊公謝卻各處方物一無所受及公督學河南嘗大病日夜侍湯藥至不解衣帶控顛者匝月公生平無媵妾母屢勸之納不聽會公為方伯朝覲乘隙為購之於家得一人盛飾之肅以待公公歸自京聞而笑曰吾欲為此久為之矣即時竟送之回憐其家貧即捐所聘儀并衣飾以嫁鄉人尤兩多之公

自南宗伯歸養太夫人太夫人年已八十矣旦夕起居  
母瞻視惟謹每飯侍食必手調酸鹹以進子孫婦但令  
輪操烹飪佐中饋畧不至使膝前一代其勞太夫人逝  
居喪尤盡禮制中外稱公純孝並母夫人稱焉公再起  
大司寇尋改御史大夫值華亭新鄭兩相構徑忘夙怨  
曲為之解紛排難華亭家得以安既而江陵惑於巨璫  
甘心新鄭欲聽內成王大臣獄公初爭之不得憂心孔  
棘促裝請老而卒以危言激江陵竟定國是新鄭與戚

總戎故陳司禮三姓得瓦全遠邇震懼者帖然母實有  
幄中默贊之力云公有弱小弟四人女弟一人悉帶之  
隨任讀書受姆訓母於其少體公之愛衣食督訓之恐  
後及長悉為之及時婚嫁至傾篋筭脫簪珥以佐嘉禮  
無恤也至弟與婦半早歿更親育遺子女撫摩備至各  
視其成立婚嫁又如之故一門五世同居千指垂七十  
年內外雍肅無間言蓋庶幾古稱義門已母天性仁慈  
而實嚴毅待宗族以寬厚有急必周恤之每惓惓規之



存好心行善事間有喜諍語自封者絕其晤至待曾孫輩每正色教以義方戒出惡言語詈人凡糝果玩弄之具令無得恣所取自幼至長終不予一華衣尤不許持一錢曰少小慣手自便最易壞心志長大其何以收拾之不肖輩倖各成立服官政始不為之痛禁也又心甚公平視同居幼弟孤姪輩無異親子孫飲食一物必均分給春秋散布皂衣服下及臧獲即有精粗均一一計口手授仍先儘各娣姪房而後及孫曾輩箱笥原無厚

藏不欲扁鑰曰一家人奈何防範之如盜其正大無私類如此至外家每念王父早亡惟母氏有所遺以隆孝養用報罔極他若外弟姪輩即有貧乏但擇賢者周其急作非僻者雖不孝請之周必轉戒勿與曾不姑息偏暱私如一惠用是王氏族雖衆竟知斂戢無敢干憲至官府者又勤儉出於天性公自通仕籍由郎署藩臬而中丞少宰以至宮保尚書母亦由封孺人晉淑人載加夫人恒德如一夙興夜寐家事即米鹽酒漿裁剪組繡

瑣細必身親之年逾七十子孫婦輩恐其勞頓請代輒  
不憚曰吾為此自樂不覺其疲也常躬沆濯淡素衣錦  
繡惟節令始一披服不孝與弟曦既留宦京邸間於佳  
節製新錦馳為壽輒書戒勿得複製師巫遠絕曾不許  
一入宅門乃敬畏神明殊至飲食必先祭有新味必獻  
之家廟而後食每遇歲時伏臘必極誠敬先期戒脩自  
視辦飭果品牲糗夙興盛服以承祀跪拜啓祝惟謹凜  
然如在其上晚年嘗自德天地祖宗之佑尤勤於天地

宅竈香火日兩禮拜垂老寒雪暑雨無間先是壬午歲不孝以都水郎中有臨清之役役竣欲迎養京邸母唯唯既而戒行李亦令代為束裝及行之日請升輿就道則笑曰吾昨云去者恐爾戀戀家鄉吾老矣豈能離老親戚話故舊事遠適而拘拘一官舍乎不孝不敢強趙趙乃行及癸未春改屯部有董壽宮大工命遲至六月公移來催不置母召而責之曰吾家世受國恩蓋思所以報朝廷即爾父母生不待養獨不思圖一加贈乎斯

重違命隻身至京領役踰三載應考績則母先期令弟  
皓馳京諭曰母謂今雖暮年轉覺善飯力壯猶然自能  
綜理家事其勉修職業心乃甚喜若學兒女子態一味  
求歸不為養志矣昕因不敢言旋庚寅冬領周藩役再  
過家母迎而笑曰吾聞爾在工省費比嘉靖陵四百餘  
萬金以為必刺下忤中貴或草率完事而殊不然今又  
行李蕭然除欵賜銀幣俸薪外無多長物真清白吏子  
孫復撫諸曾元首曰此吾家真寶金銀何為不踰貪吏

千金乎昕役竣當復命以母春秋高憚行欲請終養母  
又感額不許不得已請養病荷蒙恩允莫得專侍慈闈  
少盡愛日之誠也詎謂天不憖留忽爾一疾而竟不起  
耶嗚呼痛哉母佐吾祖端肅公開家躬恭儉以率下閭  
以內事巨細無不親理裁事以義成人美而掩覆人過  
事舅姑以孝稱相先公以順稱處親戚以溫厚稱其他  
懿行不能殫述但即既壽而康母儀遠誦大耋祝釐鄰  
郡畢至歿之日精神炯炯不亂尚問某人飯否訃傳遠

邇悲悼臨喪者十九痛哭越歲談及猶潛然淚下親族  
至如喪親妣哀之分爨各門姪輩亦來同不肖枕卧苦  
塊縲然草土中是必有以感之者矣豈聲音偽為也哉  
母生於弘治甲子四月十八日戌時卒於萬曆癸巳十  
一月二十日子時享年九十歲子一即先君諱引生廩  
生贈戶部陝西清吏司員外郎娶靳贈宜人女一適光  
祿寺卿德州盧公宗哲子衛輝府通判茂贈孺人孫男  
三長即不孝所娶谷氏兵部左侍郎海豐諱中虛公女

封孺人贈宜人繼娶邢氏東光庠生諱夢龍女封宜人  
次曦翰林院檢討娶任氏刑部左侍郎平原諱士憑女  
封孺人次皓國子監生庶母竇出娶王氏陝西苑馬寺  
少卿陽信諱輦女孫女二一適海豐谷公子右軍都督  
府都事茂椿封孺人一適太子太保大學士殷文通公  
士儋子中書舍人盤封孺人曾孫男五昕出如龍邑庠  
生娶山西布政司右布政使新城王君象乾女如麟娶  
山西按察司副使臨邑王君再聘女如彪如夔尚未聘



女二長誥湖廣襄陽府知府邑人李君東魯子永祚次  
尚幼曠出男一如鳳聘密雲縣知縣禹城楊君士鴻女  
女二一適河南布政司參議李君汝相子庠生若虛次  
適舉人黨君天爵子庠生庠元孫元禎如龍出尚幼茲  
昕將遵例請卹合塋於端肅公諭塋之原謹述母行實  
如右仰惟尊慈必鑒昕不佞不敢沒親善之意尤不敢  
誣親所未有言行而強鋪張之慨賜次狀將據以求當  
代鉅公名筆誌其墓道而傳信焉昕不勝茹哀控顛之

至

顯考文肅先生妣靳行述

隆慶六年九月初五日准吏部驗封司手本本部題奉  
欽依頒給覃恩誥勅內開中軍都督府經歷司都事葛  
昕該授文林郎妻谷氏該封孺人共勅命一軸父葛引  
生係生員該贈文林郎中軍都督府經歷司都事母靳  
氏該贈孺人共勅命一軸謹將先父母行畧述之如左  
用塵尊矚備采察焉先父諱引生質稟清癯少英敏始

學授經史句讀課程即倍同列八歲能代外傳發諸講  
解聞者竒之甫弱冠補邑庠生食廩餼廩米膳錢悉付  
叔祖收掌積為公家費無私蓄雅敦朴素不欲美衣服  
飲食家大父厯官南北班列六卿後匹馬從遊殊無貴  
介公子象自行必買馬代步曾未假牌票涉驛遞有司  
欲見輒避之處鄉恭讓和厚與人交畢露肝膈至修己  
治行則孝殫養志義不再婚高潔孤介一言動必兢兢  
循繩墨遠聲色如仇避貨利如污交遊中惰行有寧甘

市人笑語惟恐君聞者嘗鄉居有惡少獵夫酗酒無端肆犯君但杜門不與較質明走伏謝僕從或與里人爭角即僕從直必扑之卒得人報服以為能容寒舍五世不分百口同爨君綜理庶務井井有條正已率人為宗約使守之閭閻嚴整師巫絕跡婦女雖戚家亦不得輕來往內外帖然無後言擅動者子弟有少過失但端坐不語悔艾至無以自容能改即優色遇之家道肅睦人謂有古遺風焉其他行若周于生輩之急施德不報建

社學義倉復鄉射禮文捨藥療疫執先民行掖人為善  
為鄉人同口稱頌則又不能殫述也吳學憲公嚴核德  
行師友舉列上等受異賞君最不喜有也後又復有廉  
訪者衆更屬君輒作書力辭不居人益稱服每議論古  
今事秩秩有倫序故典不煩考索有問及漫舉記憶條  
對聽者愕然壯尤嗜學屢蹶場屋愈淬愈勵雖弱不勝  
衣每得新刻佳集緣首究尾寢食俱廢見者恐其勞力勸  
止之不聽也孔文谷程松溪崔後渠諸公每謂當大用

且必在著述之列乃年方四十有奇竟溘焉落莫不獲  
建明於世其亦有命矣夫歿之日遠近驚訝不覺墜淚  
咸謂天奪正人之速師友念其賢不置僉易號曰文肅  
先生謀梓君手著四禮摘要族譜論草易解諸書行於  
世又旋有謂當祀鄉賢者以吾家不敢當竟未果云先  
母新出邑望族為醫學訓科林泉公之子溫恭且惠敬  
慎寡言處異母兄弟姊妹十餘人融融和讓衣食聽分  
其下無少介意自歸先君恪執勤儉烹飪酒漿必躬親

之雖多從婢不以相代事太祖母大父母以孝稱家先  
姑于歸女工多出已手間有不備輒密出所有補足務  
得歡心以悅父母事先君最順坐云始坐見輒起敬始  
終如一先君喜夜讀書日雖以主饋疲甚必秉燭祇候  
了無惰容相敬賓如也雅好節儉錦繡絨之在笥惟節  
令一着餘皆布素珠翠尤不喜治但見寸縑斷縷必收  
貯之備用無敢輕棄也不喜私畜身為貴家家婦太母  
以倦勤命攝家務鑰鍵皆在已手一米一錢必稟命始

用即母家有所請求亦必請知作大母或先君意與之  
毫末竟不敢私授蓋默契無攸遂之旨云不肖輩生數  
歲即遣就傅戒玩愒出不遜語尤不許持一錢戲弄惟  
恐蠹蟲待義婦婢子甚有恩有過惟作色詈語即為深  
恚鞭扑自未見如家人無小大皆追念德之尤人所難  
諸叔公方學步履見即歛避加敬少長遇令節即僕僕  
跪拜不艱常曰人小分自尊大烏可慢易之人以為大  
貶抑處之自如蓋其天性爾也年三十餘先先君十二



年卒其細行不能悉舉右方陳述特其梗概焉耳茲幸  
得並沾恩數叨與勅贈之榮義有褒辭惟太史氏代天  
言吹枯噓朽敢撫拾一二冒塵名筆倘賜采而輯之章  
諸綸綍光昭奕世存歿幸甚

翰林院檢討亡弟仲明行述

葛君曦字仲明自六世祖諱士能初家濟南郡之德平  
縣生五世祖諱亮五世祖生四世祖諱友才皆隱德於  
農傳至高祖恂正先生諱智以易貢起家官鳳陽右衛

經歷配張生林塘府君諱環舉孝行有學不仕配李氏  
祖諱守禮歷官太子少保都察院左都御史贈太子太  
保諡端肅高曾祖以端肅公貴俱歷贈吏部左侍郎戶  
部尚書都察院左都御史高祖妣贈夫人曾祖妣封太  
夫人端肅公配王封夫人生贈戶部陝西司員外郎文  
肅先生諱引生是為先考配靳贈宜人是為先妣生弟  
仲明曦行二仲明生而穎異競爽不羣四歲先姑盧孺  
人授以詩經章句應口成誦先大父愛之嘉靖乙卯弟

年甫十一歲陡遭先妣變入而哭踊盡哀出見大父母  
即能強顏笑以相慰解是歲大父有南宗伯命奉曾祖  
母過家不欲南行曾祖母固強之因俱留眷屬家居弟  
固請隨大父而南大父憐而撫其首曰爾幼恐不能離  
若父若祖母弟則徑依依牽衣隨步趨以往至南京蓋  
八閱月隨大父解任歸尋就外傳學屬文便間能出警  
拔語吾父口授之古文率兩遍輒成誦試令自讀時義  
偶恃其質弗讀卒勒之背誦匆匆纔得一日即記強半

其遺記者輒摹倣章法隨口編纂以對吾父尤奇異之  
十五歲充邑庠弟子員旋補廩餼曄曄有文名每大小  
試輒居首論尤見賞謂有祖父家風數刺其卷以傳同  
輩歛服余文宗樂吾又特獎舉其德行每以公輔期之  
曰是不但魁東省嫻於文詞而已者書坊力索其文刊  
售江浙則謀於余曰弟甚不欲聽之名實久已難副彼  
至執聘禮來何為哉人縱不誚我矜詡奈何自災木為  
彼賈利乎余深然之竟於各會中索其稿以藏俾無覓

處歲在丙子舉鄉試第一名克繩祖武會試兩科弗第  
更奮發讀書坐卧一室兀兀窮年即同會友非會文日  
欲頻見之無由也癸未成進士改翰林院庶吉士制行  
謹飭不敢毫干外事人有請託乞代為緩頰他署則每  
過余感額曰弟性苦不辦此奈何余義而贊之曰國家  
作養人才儲公輔器爾見良是豈有處子知人家短長  
燠休乎弟則欣然色喜謂得同然暢飲而退館課外自  
勉強問學每謂人過壯年書難記識常於夜分起而翻

閱披誦甚至味爽甫一假寐良亦苦心矣及授官館職益力搜獵史傳考鏡今昔大政事私擬區畫雅欲尚友古人發為詩文頗為執政公所器重丙戌出使秦藩至藩邸嗣王暨宗室有所饋遺率不敢受至賜文衣名馬則輒促藩史具文領回以為卻謝左券藩邸有舊吾庠弓司訓老病且子幼甚苦王藩瑣細差弟即力請寬其役且引其子懇校士公為補弟子員郡邑父老有少見先公宦此為方面政事者相率扶杖而來謁曰吾輩世

受公家老祖恩某等老且憊無力蒲伏山東以謝公家  
今幸見公猶見舊藩使恩臺清白吏子孫固宜舉措種  
種乃祖風也彼中紳士一時傳而嘆息無已時值關中  
饑經過地方多見餓殍愴然不忍盡出囊金并括剩有  
廩餼及交際儀隨路分濟之歸而行李索然焉便道歸  
里將復命以吾祖母年高甚難其行知契者勸之曰獨  
不念養志耶移孝為忠固亦孝也會祖母又以繳節大  
義相責不得已行至十五里外猶然躊躇欲歸盈盈淚

下祖餞者頌首強之以酒有不忍仰視者行道為惻舉  
目送之己丑校士禮闈所拔士二十二人皆宇內譽髦  
俊彥初傳播其文突然一詞皆稱易三房文純正必端  
士既接其所薦拔士又咸謂其真可為朝廷得人賀其  
亦庶幾不忝其職歟越歲陪推南司業南畿士有拭目  
而望其至者弟則亟欲歸養祖母俾予一意竣國家大  
工事註籍幾三閱月契厚者業為圖章以華其行乃政  
府竟以人望敦留之不為上請䟽庚寅冬余有事周藩



役將行弟深以不獲同舟為憾送至都門外邑邑繼戀不能別余既差回兩走書謂欲乞身曰弟時時覺衰憊相尋鬢蓋斑斑見二毛矣余甚詫異之何物為此不祥語豈謂無幾何時初只苦妻孥遮病而卒溘然身即不祿耶嗟嗟傷哉弟天性沉毅多慮豁達耐事舉動言笑不苟外雖恂恂鎮默中實涇渭了然若獎進後生覆庇善類成人之美則自少有此襟度極不喜與人屑屑較長短居家無論尊卑有拂逆者默然閉閣齟睡以排之

睡熟而出便霽色如初尤惡人無端作間語有強聒之者初畧似中其說俄即頓悟語人曰幾為彼所惑竟不之聽又性孝友察於倫理侍先大夫病常旬日不解衣帶其處兄長怡怡敬順終身對晤無狎褻戲謔支漫語每謂人而無倫至干犯上何異異類家衆稍有踰禮分乖家教者必勸喻引歸之正上下稱謂畧不欲有所假借必使返守定稱循分秩名深得易之閑有家意故余家五世同居大小數百指雍雍肅肅一門為鄉邦推重

雖大父母家訓嚴整有素其默相之功實不可沒云又  
性好施與作義事邑人士有婚喪不能舉者多濟之無  
居食有所予借竟不責其償宗族親戚更加之厚若為  
會友陳大義寓金代買宅舍若為貧疾貢士魯行可佐  
之資斧獲選金鄉司訓又先之於所往而揄揚之若為  
裨官靳紹元宦遊失意免其舊稱貸以周濟其衰老若  
令白守道領積餼倡義起創真武閣若再捐金修學宮  
各補縣學風水缺若為王分教名震者棺斂若為歲災

流疫民病頭瘟構方合藥令醫生李鳴金等分投療治  
境內所得甦活甚衆又與人處好飲人以和忘人小過  
有慢之者多方容之邑有愚癡富室于某常恣意有所  
毀侮人為不平以告則笑曰古大臣尚有面容士訕者  
此何足較竟置之不問其在仕途亦頗能讓賢周急與  
物無忤衙門前輩皆以為可敬同儕皆以為可友若同  
館王少鄺借百金憐其旅歿母老徑以金壽其母不取  
又且為營後事若為同年鄧梅源卒於潞河差家人為

之周旋代賣所携長物以資其旋家費若為鄉場座主  
憲副麻慶川公病淹都寺中數月旦夕延醫調治視藥  
餌水漿歷久不倦竟候其痊可補官去乃已皆可徵之  
事云制行存心迺爾而客而卒死迺爾矐茲蒼蒼可從  
而問詰哉仲明之妻任氏為前刑部右侍郎平原士憑  
可依女封孺人生子一如鳳時甫十歲女二長適河南  
布政使司右叅議臨邑李公名汝相子庠生若虛次適  
邑舉人黨公名天爵子庠生庠距生嘉靖乙巳七月十

五日歿於萬曆壬辰九月三十日得年僅四十有八歲  
卜將某年某月某日葬於先贈公隴右為穆穴惜也子  
少於素行誼茫未之知余故忍痛概其生平大節如此  
仰惟名公大筆雄海內矧與弟素稱知己敢乞慨然採  
擇其右并撫拾同院中可錄事而余山居有不及知者  
次為行狀將據以請之當代鉅公以誌其墓以圖不朽  
云斯北向不勝哀懇謹狀

集玉山房稿卷五